



文学人类学论丛

神力的语言

——“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加〕诺思洛普·弗莱 (Northrop Frye)/著

吴持哲/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2106.99/4

文学人类学论丛

神力的语言

Words with Power

——『圣经与文学』研究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加〕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著

吴持哲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722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2B031 /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力的语言 / [加] 诺思洛普·弗莱著; 吴持哲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8

(文学人类学论丛)

ISBN 7-80190-234-3

I. 神… II. ①诺…②吴… III. 文学研究—世界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460 号

文学人类学论丛

学术顾问	饶宗颐	李亦园	乐黛云	
主 编	叶舒宪			
编 委 会	彭兆荣	萧 兵	徐新建	方 宁
	庄孔韶	孙绍先	臧克和	吕 微
	吴广平	王铭铭	王 杰	郑元者
主 办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			
	海南大学比较文学学科			

我希望你能写一部书，说明语言的神力以及人们感情如何与语言形成密切关系的过程。

——S.T. 柯勒律治 1800 年 9 月

致 W. 戈德温的信

神话与意识形态

——《神力的语言》中译本序

叶舒宪

过去的20世纪被人文学界称为“文学批评的世纪”。加拿大的诺思洛普·弗莱是20世纪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1990)是弗莱继1982年出版的《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一书之后,对同一主题的深入研究之成果,也是他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中最后一部独立撰写的著作。《神力的语言》中译本的问世,对于我国学界较完整地把握这位批评家的理论遗产,重新审视作为文学文本的《圣经》,以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是非常有益的。这篇短序不拟全面评价弗莱的批评理论,仅就本书所体现的批评观点的变化略加说明^①。

① 对弗莱文学批评理论的较系统的评论,请参看拙著《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第五章“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第122~1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从神话入手去把握作为整体的文学之结构规则，是弗莱所倡导的原型批评一派的最大特征。因此，文学理论界一般习惯于把弗莱的批评理论放置在结构主义的阵营里。综观弗莱一生的理论发展，可以说较为明确地体现出他从神话出发考察文学现象，最终尝试从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视角考察文学的重要变化。追索这种理论维度变化的深层原因，可以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思潮和文化研究的蓬勃兴起，给弗莱晚年学术视野和观点带来新的特点。这种变化在他间隔 8 年的两部著作的对照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象。《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专注于文学语言、意象和表现模式的分析；而《神力的语言》则在继续这种分析格局之外，拓展出了意识形态分析与文化批评的若干层面。像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代表理论新潮的学者名字进入这位原型批评派宗师的晚年著述，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弗莱在本书导言的一开始就重申他坚持毕生的批评理念——即从神话与文学一致性的原理出发，寻找文学与神话共同的形式上的结构规则。这既不同于新批评派那样专注于文本本身的过细分析，也不倾向于把文学当做历史或意识形态的现象来研究。但在书中具体论述中，他还是表现出了对意识形态、权力、性别政治等方面问题的浓厚兴趣。如在第一章里，他就正面提出了意识形态与言语模式的关系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产生意识形态的？为什么社会当局要用词语为自身的权力做出理论解释？”他的回答与以往的各种意识形态论均有所不同，那就是：传统神话产生意识形态。

每种意识形态开始时都就其传统神话体系中意义重大的部分提出自己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去形成并实施一种社会契约。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便成了应用神话体系。

弗莱就是这样把对神话与文学关系的认识，扩展到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再认识。他通过对基督教《圣经》与西方文学表达模式的关系的研究，说明了意识形态为什么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去改变神话，又是如何重写神话的。诗人也因为其与意识形态的或认同或反叛的关系而呈现为不同品格。他的作品或者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证明，或是对该秩序的一种想像的颠覆。如此看来，原来只属于语言修辞一类的文学表现问题，现在也具有了社会政治的深层解读的可能。我们在此清楚地看到弗莱晚年文学批评观“与时俱进”的一面，有学者称他为“文化批评家”，是有充分理由的。

再比如，本书第六章从性别政治的角度讨论伊甸园神话一节，也充分显示了弗莱如何接受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把传统的文学原型分析纳入到文化政治的场域之中。这样就可以相对避免对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的一贯指责——形式主义倾向，更加有效地将文学形式规则的研究同文本内容的把握统一起来。弗莱根据他对远古中东神话中大地女神神话的了解，认定“自然母亲”的神话观念是上帝用泥土创造亚当故事的直接源头：

十分明显，编造伊甸园故事的意图之一是想把《圣经》以前大地女神的神圣统治地位转移到象征男性

并高踞苍天的圣父上帝身上。在 adamah（泥土，语法上属于阴性）中还可以见到大地母亲的一丝隐约的凶相，最初的人系用泥土捏成，堕落后他又回归到泥土。

当夏娃沦为导致堕落的祸首后，原先仅属象征上是男子的优越地位便反映为确是具有男子性别的人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按上帝的说法，这是人被逐出伊甸园的重要后果。……按照保罗的说法，基督是第二名亚当，要求恢复亚当所失去的伊甸园；而在传统的基督教中，圣母马利亚是第二名夏娃，她生下了救世主，去为人类赎罪。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弗莱对《圣经》与文学传统内在联系的深度洞察，既体现了这位 20 世纪最为博大精深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对西方文化的精神源头的高度珍视，同时也表明了他如何随着时代与知识的更新而不断拓展着自己的批评视野，丰富着我们对古老经典之文化蕴涵的理解。诚如当代法国学者克里斯特娃所指出的，弗莱是要在西方文学传统的世代演进之中保留《圣经》所传达的神圣信息。因为他已经把文学整体看成西方宗教与哲学的不可分割的对应物了^①。参考“太初有言”基督教创世观，以及克里斯特娃的这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弗莱这部搁笔之作为什么要取名叫“神力的语言”。

弗莱的著作因为涉猎广泛，引证过于渊博，向来为各

^① Julia Kristeva, The Importance of Frye, in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edited by Alvin A. Lee and Robert D. Den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p.336.

国的翻译者所畏惧。吴持哲教授是我国英语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弗莱研究专家，他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多方联系，将弗莱的众多的英文著述收集齐备。吴教授虽年逾古稀，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报酬，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高水准的中文译本便是凝聚着他多年献身学术的智慧和心血。

是为序。

2004 年 4 月 21 日于北京西坝河

导 言

几年前，我出版了一部专著叫《伟大的代码》，副标题为“《圣经》与文学”，本书可视为该书的续编。我之所以使用“与”字，其初衷并不在于要把《圣经》中的文学特征分离出来，或干脆写一部《〈圣经〉即文学》的书，因为已有许多书写这一课题了。当时我只是想说明，《圣经》通过其叙事和形象所揭示的全书结构，与西方文学的传统和体裁之关系是多么密切。鉴于仅仅对《圣经》的结构和预示论（typology）进行初步的考察就可写出整整一部书，我便立意要再撰写一部续编。但我随即发现，至少对我说来，考虑为前一部书写个续编是一个错误；正是由于判断的错误，未能另起炉灶，本书的进度便被拖延了。尽管如此，本书仍沿用《伟大的代码》一般的格局，并引用该书的某些材料。为了使读者便于参照那部书，凡在引用该书的地方我都用括号标明该书的页码。但是我认为，其他的一切内容本身却是完整的。那些对《圣经》一书感兴趣的读者们，见到我这部书写了三章才提到《圣经》，也许会感到恼火，可是舍此之外，任何“捷径”只能是更为崎岖。

《伟大的代码》是一部很易招惹是非的书，对书中的缺陷我是深感遗憾的，但是对我说来，重要的是竟有如此众多的

读者对它做出同情的反应，这样一本书竟吸引了如此广泛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即不管《代码》一书有无可取之处，它总还是为满足社会实际需求办了一点事。本书则更注重文学批评理论，力图在使读者更加理解《圣经》与文学传统关系的层次上，对《圣经》进行一番重新的考察。所以，本书多少也可说是我出版得更早的《批评的解剖》（1957）的续编。实际上，这部书在相当程度上，是我对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的总结和复述。

本书中难免要重复《伟大的代码》一书中的某些话题；但是最初发现本书开卷时的写法多少有点像（或实际便是）对过去的告别，确是一件令人气馁的事。不过有些另外的因素使我们消解这种气馁。首先，由于语境不同了，有些读者虽在阅读我以前著作时感到困难（邓纳姆教授出版的书目提要^①已非常清楚地说明人们对我著作曾存在大量的误解），不过读了本书，他们会发现是非更易于明辨。例如，本书开卷几章中关于言语模式的序列虽几乎覆盖了《伟大的代码》一书中维科式序列的相同的现象，但阅读起来更简明易懂一些。当然，重复性恐怕仅是由于首次对它进行修正才产生的，可以说属于次要的一面。

其次，我在《批评的解剖》等著作中所陈述的关于文学批评的一般立场，始终是围绕着神话与文学的一致性，以及神话的结构和民间故事、英雄传说及其他有关体裁的结构如何继续构成文学的不同结构的。《伟大的代码》一书在许多地方得益于维科^②，他是现代思想家中第一位理解一切主要文字结构的，从历史上讲都是由诗歌和神话结构演

① 指罗伯特·D. 邓纳姆：《关于诺思洛普·弗莱著述及学界对其评论的书目提要》，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7。

② G. B. Vico (1668~1774)，意大利哲学家。

变而来的。但是即使维科，对文学持续的社会功能也并无多大兴趣，因而很少关注是什么原理促使这种功能恒久不衰的。谢林^① 从相似的前提出发，情况也如此。从弗雷泽^② 开始，近代已发表许多出色的文章论述格雷夫斯^③ 在其《白色女神》一书中所谓的诗一般神话语言的历史原理，其中包括默西亚·伊利亚德^④、约瑟夫·坎贝尔^⑤ 的著述及若干部弗洛伊德、荣格和其他心理学派的书籍。但是这些著作通常仅对文学流露淡薄的兴趣。格雷夫斯虽属例外，但在我看来，他对白色女神所持的崇拜态度促使他的文学视角极大地偏离我们的焦点。

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论点可以扼要地概括如下：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拥有一个神话体系，这个神话体系由文学加以继承、传播，并赋予它千姿百态。比较神话学是一门颇具魅力的学科，但是，如果它仅仅停留在模式的结构上，它就会很快丧失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人们普遍的理解，是认为这一学科应具有心理学或人类学的基础；殊不知文学（及文学批评）才会在历史语境中呈现神话体系，因而是神话的主要又非常重要的延伸。与此相反，文学批评如果切断自己在神话体系中的文化和历史的根子，它就会很快丧失生命力。文学批评界中有些流派停留在对作品文本的过细分析上，以为这样做便是批评的目的；另有流派将文学作为历史或意识形态现象进行研究，并认为文学作品都是阐明文学以外某些

① F.W.J.von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哲学家。

② J.G.Frazer (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

③ Robert Graves (1895~1985)，英国作家。《白色女神》(1948)是他的主要诗歌理论著作。

④ Mircea Eliade (1907~1986)，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⑤ R.J.Campbell (1867~1956)，英国传记作家、神学家。

事件的文献。但是后一看法忽略了下列主要结构原理，即文学起源于神话，正是这种原理才赋予文学以千百年来虽经意识形态一切变化，仍具有其传播的力量。这种结构原理当然受社会和历史因素制约，并且不会超越它们，但是结构原理始终保持一种足以说明文学总体本质的形式持续性，这一形式持续性有别于它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变化。

如果采纳神话与文学一致性的原理，这就意味着必须十分重视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文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宗教”一词所覆盖的文化领域要大大超过今天的范围。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我非常注意将两者区别开来，原因在于宗教一直都是文学的近亲；正因为如此，宗教也可能对文学的完整性构成险恶的威胁。不论在本书还是《伟大的代码》中，我的兴趣并不在宗教和文学，而是在《圣经》与西方文学。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介乎宗教与文学之间的，有无数的“非此即彼”的冲突、窘境，或是用一文雅术语——难解的疑团（aporias）。在西方文学与《圣经》之间，同样存在着冲突，不过对我说来更为直接的，是两者都用共同的语言写成。《圣经》作为西方世界主要宗教的源头，其权威性不再需要更多强调了。但是，它像幕府时代的日本天皇一样，权力基本上停留在理论上；而我们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文字资料却是用其他语言形式留传下来的。这十分类似文学就意识形态而言历来所起的作用：每个时代，意识形态都缠绕着文学，人们通常总把很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辩证逻辑的语言结构视为胜过我们所设想的词语在文学中的用途，并认为前者是对待语言的更可靠的途径。这种将文学语言形式贬为低于其他语言形式的倾向，虽存在不少问题，却基本上从未发生过变化。

人们未必都能认识到，这一领域中我们不得不面临的

种种顽强的偏见，都是由语言产生的。就传统而言，宗教研究是所有语文学科中最反对文学的。自《圣经·新约》成书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学者，以及略有不同的犹太教学者，都认定诗歌和寓言是其他宗教才有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才拥有“真理”，而真理虽可用描述的、概念的或修辞的语言表述，却永远不能用文学性语言传达。这种偏见即使面对如下事实还依然坚持，即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例外，《圣经》全书都是用神话和隐喻的语言写成的。总之，《圣经》还是一部文学作品。本书力图再一次解释清楚，这个“还是”指什么而言，为什么人们对《圣经》的最初反应必定是一种文学反应，为什么在《圣经》中，一切与“真理”一词有联系的价值观，只能通过神话和隐喻方才能获得。当我开始思考要写一部论述《圣经》文学语境的书时，我陷入了形形色色的反文学偏见的包围之中。宗教内部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反应，它干脆尽其所能地否定《圣经》存在什么神话和隐喻，并断言《圣经》中的真理都是用历史和教旨语言表述的。另有一种教会机构的反应，虽承认《圣经》的许多内容具有诗歌性质，但其结论却认为，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的教旨评述才构成宗教的真正基础。更有一种观点，虽或多或少地同意《圣经》语言的神话性质的说法，但是把这种神话性质视为污染了这圣书中的真正陈述或曰“布道”（kerygma^①，我在《伟大的代码》中采用了这个词，理由见本书评述）。我想，我历来不改初衷的观点可以用“文学性的拘泥于字面”（literary literalism）一语来表述；literary literalism 一语虽含节奏却招人厌恶，这样就

① 弗莱在《代码》（第29页）中解释，kerygma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模式，是传统称作“启示”的内容之载体，不用抽象和类比等超验性语言，主要使用于《福音书》。

可令人难忘。《圣经》完全可以按原教旨主义者的愿望，按它字面去阅读，但是其真正的字面含义却是一种富有想像的、诗意的含义。如果持上述几种观点的人把他们关于语言的观念彻底扭转一下，那么不管词语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都将出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

当然了，无独有偶，不仅宗教学术界持有反对文学的偏见，文学批评家们也怀有反宗教的偏见；不过两种偏见本质相同，仅是颠倒一下而已，所以我不必在此赘述。多数偏见都是由于对内容的重要性、诗人个人的信仰等理解错误才滋生的。诗人之成为诗人，并不由于他嘴上说过什么。我所说的情况几十年来已发生很大变化。不久前，文学批评家中专门对《圣经》感兴趣者为数不多，且处于守势；今天，他们已人数众多，研究成绩卓著。由《圣经》研究转向对文学批评产生兴趣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多了。但是，尽管我不是序幕的主持人，我还不至于沦为老年合唱团的成员。《伟大的代码》经常被人们视为一部反历史的书，因为《圣经》中竟然会存在该书中所展示的叙事与形象的协调一节，按因果关系说是缺乏历史依据的。但是这种协调在历史中确实存在，因而情况就更麻烦了，不过并非人人都对这种模式的改变有思想准备的。

在我看来，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为数众多的文学批评家还像研究《圣经》的学者们那样，不愿意承认神话和隐喻构成他们自身学科的首要语言。自从柏拉图以来，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将“思想”一词与辩证和概念的语言特征联系在一起，忽略或否定还存在诗歌的、想像的思想。这一立场一直延续到20世纪，I.A. 瑞恰兹在《科学与诗歌》^①中还指出，

^① 英国文学批评家 I.A. Richards (1893~1979) 于 1925 年出版的论著。

科学思想已取代神话思想，因此诗人必须限于仅作一些伪陈述。T.S. 艾略特的早期文学批评虽比他要谨慎得多，同样在“思想”一词上暴露出一系列混乱的认识。从那时起，人们才逐渐地认识到，神话思想是无法取代的，因为它构成一切思维的框架和语境。尽管如此，陈旧的观点还以更为诡秘的形式持续下来，至今仍有很多文学批评家既无视又鄙薄产生文学的心智过程。

我们迫切地想要把文学批评发展成一门从语言学讲是成熟的学科，这还涉及将此学科与一定的哲学基础挂起钩来，这样做，依次又意味着人们会误解文学的核心范畴是简朴又原始的神话及隐喻的说法。我现在不谈语言学或符号学，二者着手研究的方向就不同；而是谈文学批评的方法，并尽量迅速地进入非文学的领域。

最近 20 年来，涌现的新文学理论之多，令人无所适从；我对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怀敌意——有所保留并不意味着敌意——但在我自己的观点中，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蕴涵；若不对它全面阐明一番，便会混淆视听。《批评的解剖》一书中的理论，就其较为狭义的形态而言，是基于神话与文学之连续和一致上的，这一点已如上述；尽管大多数其意见令我重视的批评家对拙著大度包容，却有另一些批评家试图将我的“神话批评”装入一具雕花石棺，与其他流派的文学批评隔离开来。可是那部 1957 年出版的拙著中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也更接近 *theoria*^① 一词内涵的观点，当时是针对“文学批评不是寄生于文学便是属于另一学科的延伸”的论点而发的。对我来说，这种蕴涵在于表明，文学批评是一门自成一体但难以穷究的学科。这一道理虽显而易见，

① *Theoria*，理论，在希腊语中作“思考”、“见解”讲。